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結 兒女債須還

報！非幽，非杳！謀固陰，亦復巧。白練橫斜，遊魂縹渺。漫雲得子好，誰識冤家到？冤骨九泉不朽，怒氣再生難掃。直教指出舊根苗，從前怨苦方才了。 《一七體》

天理人事，無往不復。豈有一人無辜受害，肯飲忍九原，令汝安享？故含冤負屈，此恨難消！報仇在死後的，如我朝太平侯張輓，與曹吉祥、石亨計害於忠肅、波及都督范廣。後邊路見范廣身死。借刀殺人，忠良飲恨。報仇在數世後的，如漢朝袁盎，譖殺晁錯。後邊數世，袁盎轉世為僧，錯為人面瘡以報，盎作水蠶而散。還有報在再生，以誤而報以誤的，如六合卒陳文，持槍曉行，一商疑他是強盜，躲在荊棘叢中，陳文見荊棘有聲，疑心是虎，一槍刺去，因得其財，遂棄鋪兵，住居南京。一晚，見前商走入對門皮匠店，他往問之，道生一子。他知道是冤家來了，便朝妻子說：「我夢一貴人生在對門，可好看之。」視之如子。九歲，此人天暑晝臥，皮匠著兒子為他打扇，趕蒼蠅。此子見他汗流如雨，以皮刀刮之。陳文夢認作蠅，把手一記打下，刀入於腹。皮匠驚駭，他道：「莫驚，這是冤業。」把從前事說之，將家資盡行與他，還以一女為配。這是我朝奇事。不知還有一個奇的，能知自己本來，報仇之後，復還其故。

道是天順間，英山清涼寺一個無垢和尚。和尚俗姓蔡。他母親曾夢一老僧，持青蓮入室，摘一瓣令她吃了，因而有娠。十月滿足，生下這兒子。卻也貌如滿月，音若洪鐘，父母愛如珍寶。二歲斷了乳，與他葷都不吃，便哭；與他素便歡喜。到三歲，不料身多疾病，才出痘花，又是疹子，只見伶仃，全不是當日模樣了。他母親求神問佛。

一日，見一個算命的過來：

頭戴著倒半邊三角方巾，身穿著新漿的三鑲道服。白水襪，有筒無底；黃草鞋，出頭露跟。青布包中一本爛齋頭似《百中經》，白紙牌上幾個鬼畫符似課命字。

他在逐家叫道：「算命、起課，不准不要錢！」可可走到蔡家。

蔡婆道：「先生會算命？」

道：「我是出名蘭溪鄒子平，五個錢決盡一生造化。」

蔡婆便說了八字。他把手來輪一輪道：「婆婆，莫怪我直嘴！此造生於庚日，產在申時，作身旺而斷。只是目下正交西運，是財、官兩絕之鄉。子平叫做『身旺無依』，這應離祖；況又生來關殺重重：落地關、百日關，如今三歲關，還有六歲關、九歲關。急須離祖，可保生長。目下正、五、九日，須要仔細。」

蔡婆道：「不妨麼？」

道：「這我難斷。再為妳起一課，也只要妳三釐。」忙取出課筒來。教她通了鄉貫，拿起且念且搖，先成一卦，再合一卦，道：「且喜子孫臨應，青龍又持世，可以無妨。只嫌鬼爻發動，是未爻，觸了東南方土神。他面黃肚大，須要保讓，謝一謝就好。」

蔡婆道：「這等要去尋個火居道士來？」

子平道：「婆婆，不如我一發替妳虔誠燒送。只要把我文書錢，我就去打點，紙馬土誥各樣我都去請來。若怕我騙去，把包中《百中經》作當。」就留下包袱。蔡婆便與了二分銀子，嫌不夠，又與了兩個銅錢。

蔡公因有兩個兒子。也不在心，倒是蔡婆著意，打點了禮物。他晚間走來，要什麼鎮代替銀子、祭蟲、鴨蛋。鬼念送半日，把這銀子、鴨蛋都收拾袖中，還又道：「文書符都是張天師府中的。」要他重價。

蔡公道：「先生，你便是仙人？龍虎山一會也走個往回。」還是蔡婆被纏不過，與了三分騷銅，一二升米了。

這病越是不好，還聽這「鄒子平」要離祖，寄在清涼寺和尚遠公名下。到六歲，見他不肯吃葷，仍舊多病多痛，竟送與遠公做了徒弟。

那師祖定公甚是奇他。到得十歲，教他誦經吹打，無般不會。到了十一二歲，便無所不通。定公把他做活寶般似。凡是寺中有人取笑著他，便發惱，只是留他在房中，行坐不離。喜得這小子極肯聽說，極肯習學經典。人卻脫然換了一個，絕無病容。看看十三，也到及時來，不定期公患了虛癆，眼看了一個標緻徒孫，做不得事，懨懨殆盡，把所有衣鉢交與徒弟遠公。

定公暗地將銀一百兩與他，道：「要再照管你幾年，也不能夠，是你沒福；我看了你一向，不能再看一兩年，也是我沒福。」又吩咐徒弟：「我所有衣鉢都與你了。只有這間房與些動用傢伙，與了這小徒孫，等他在裡邊焚修，做我一念。二年後，便與他披剃了，法名叫無垢。」不數日涅槃了。

轉眼韶華速，難留不死身。

西方在何處？空自日修焚。

無垢感他深恩，哭泣盡禮。這遠公是個好酒和尚，不大重財，也遵遺命，將這兩間房兒與他。他把這房兒收拾得齊齊整整，上邊列一座佛龕，側邊供一幅定公小像，側邊一張小木幾，上列《金剛》、《法華》諸經，《梁皇》各懺，朝久看誦，超薦師祖。尚有小屋一間，中設竹床紙帳，極其清幽。小小天井，也有一二碧梧紫竹，盆花卷石，點綴極佳。

只是無垢當時有個師祖管住，沒有來看相他。如今僧家規矩，師父待徒弟極嚴的。其餘鄰房、自己房中長輩、同輩因他標緻，又沒了個吃醋的定公，卻假借探望來纏。

一個鄰房無塵，年紀十八、九，是他師兄，來見他誦經資薦師公，道：「師弟，有什好處想他？我那師祖，整整淘了他五、六年氣。記得像你大時，定要在我的頭邊睡，道：『徒孫，我們禪門規矩，你自是伴我的。我的衣鉢後來畢竟歸你，凡事你要體我的心。』就要我照什規矩，先是個一壓，壓得臭死，到那疼的時節，我哭起來。他道：『不妨，慢些，慢些，』哪裡肯放你起來，一做做落了規矩，不隔兩、三日就來。如今左右是慣的，不在我心上。只是看了一日經，身子也正困倦，他定要纏，或是明早要去看經，要將息見，他又不肯，況且撞著我與師兄師弟，眾多夥裡說說笑笑。便來吵鬧。師弟，你說我們同輩還可活動一活動。是他一纏住。他倒興完了，叫我們哪裡去出脫。如今你造化了，脫了這苦，又沒他來管，可以像意得。」

無垢道：「我也沒什苦，師祖在時也沒什纏。」

無塵道：「活賊，我是過來人，哄得的？」就捱近身邊去。道：「你說不苦，我試一試看，難道是黃花的？」就去摸他。

無垢更不快道：「師兄，這個什麼光景？」

無塵道：「我們和尚沒個婦人，不過老的尋徒弟，小的尋師弟，如今我和你兌吧，便讓你先。」

無垢道：「師兄不要胡纏。」

無塵道：「師弟兩方便。」又扯無垢手去按他陽物，道小而細，須不似老和尚粗蠢。」

無垢道：「師兄不來教道我些正事，只如此纏，不是了。」

無塵道：「師弟二婚頭，做什腔？」直待無垢變臉才走。

一日，又來道：「師弟，一部《方便經》，你曾見麼？」

無垢道：「不曾。」無塵便將出來，無垢焚香禮誦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如是我聞，佛在孤獨園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天人咸在。世尊放大光明，普照恒河沙界，爾時阿難，於大眾

中離坐而起，繞佛三匝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長跪，而拜佛言：『人聞眾僧，自無始劫來，受此色身，即饒俗想，漸染延灼，中夜益識，情根勃興，崛然難制，乃假祖、孫作為夫婦，五體投地，腹背相附，一葦翹然，道貌直渡，辟彼悟門，時進時止，頂灌甘露，熱心乃死，此中酣適，彼畏痛楚，世尊何以令脫此苦？』世尊(答語)阿難：『人各有欲，夜動晝伏，麗於色根，輾轉相逐，悟門之開，得於有觸，勇往精進，各有所樂，心地清涼，身何穢濁，積此福田，勉哉相勸』。大眾聞言，皆忘此苦，皆大歡喜，作禮而退，信受奉行。』」

無垢念了一遍道：「我從不曾見此經，不解說。」

無塵道：「不惟可講，還可兼做，師弟只是聰明孔未開。」又來相謔。

無垢道：「師兄何得歪纏，我即持此經，送我師父。」

無塵道：「這經你師父也熟讀的。」

無垢便生一計，要師父披剃；要坐關三年，以杜眾人纏繞。師父也憑他，去請位鄉紳，替他封關出示。他在關中，究心內典，大有了悟。因來往燒香的見他年紀小，肯坐關，都肯捨他。他坐關三年，施捨的都與師父，只取三十餘兩，並師祖與他的，要往南京印大乘諸經，來寺中公用，使自得翻閱。師父也不阻他。

他便將房屋封鎖，收拾行李就起身。師父道：「你年紀小，不曾出路。這裡有個種菜的聾道人，你帶了他去罷！」

無垢道：「一瓢、一笠，僧家之常。何必要人伏事？」竟自跳船到南京。

各寺因上司禁遊方僧道，不肯容他。只得向一個印經的印匠徐文家借屋住宿。

一到，徐文備齋請他。無垢就問他各經價數。徐文見他口聲來得闊綽，身邊有百來兩之數，聽了不覺有些動火，想道：「看這和尚不出，倒有這一塊！不若生個計弄了他的。左右十方錢財，他也是騙來的。」

晚間就對老婆彭氏道：「這和尚是來印經，身邊倒有百來兩氣候。他是個孤身和尚，我意欲弄了他的。何如？」

彭氏道：「等他出去，挾進房門偷了他的，只說著賊便了。」

徐文道：「我須是個主人家。我看這小和尚畢竟有些欠老成，不若妳去嗅他。」

彭氏道：「好！你要錢，倒叫我打和尚？」

徐文道：「因是不與他困，只嗅得他來調妳。便做他風流罪過，打上一頓，要送。他脫得身好了，還敢要錢？哄得來大家好過。」彭氏倒點頭稱是。

次早，見無垢只坐在房中不出來，彭氏便自送湯送水進去嬌著聲兒去撩他。那無垢只不抬頭，不大應聲，任她在面前裝腔賣俏。

彭氏道：「小師父，怎只呆坐？報恩寺好個塔！十廟、觀星台，也去走一走。」

無垢道：「小僧不認得。」

彭氏道：「只不要差走到珠市樓去。」笑嘻嘻去了。

午間拿飯去，道：「小師父，我們家主公他日日有生意不在，只有我。你若要什麼，自進來拿。我們小人家，沒什內外的。」

無垢道：「多謝女菩薩。小僧三餐之外，別不要什的。」

捱到下午，假做送茶去，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多少年紀？」

無垢道：「十八歲了。」

彭氏道：「好一個少年標緻師父！說道師公與徒孫，是公婆兩個一般，這是有的麼？」

無垢道：「無此事。女菩薩請回，外觀不雅。」

彭氏道：「這師父還臉嫩。我這裡師父們見了女人，笑便堆下來，好生歡喜哩！也只是年紀小，不知趣味。」無垢紅了臉，只把經翻。人不得港。去了。

一日，徐文道：「何如？妳不要欠老到就跌倒。」

彭氏道：「胡說！只是這和尚假老實，沒處進港，怎麼？」

徐文想想道：「這和尚嗅不上.....我想他在我家已兩日，不曾出外，人都不知。就是美人局，他一個不伏，經官也壞自己體面，倒不如只是謀了他罷！再過兩日，人知道他在我家下，銀子散了，就大事去。」夫婦兩個便計議了。

到次日，是六月六日。無垢說了法，念了半日經，正睡。只見他夫婦悄悄的做下手腳：三更天氣，只聽得他微微有鼾聲。徐文先自己去挾開房門，做了個圈，輕輕把來套在頸上。夫妻兩個各扯一頭，猛可的下老實一扯。只見喉下這一箍緊，那和尚氣透不來，只在床上掙得幾掙，早已斷命。他夫婦尚緊緊的扯了一個時辰，方才放手。放時，只見和尚眼突舌吐，兩腳筆直。

疏月綺窗回，金多作禍媒。

遊魂渺何許？清夜泣蒿黎。

徐文將他行李收拾到自己房中，又將□□□□(鋤頭掘開地)下可二尺許，把和尚埋在那小房床下，上面堆些壇壤。把他竹籠打開來，見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好不歡喜！不消得說。

只此時彭氏見有孕了，十月將足。這日夜間，只聽得徐文魘起來，失驚裡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

彭氏問時，道：「我夢那無垢直趕進我房中來，因此失驚。」

彭氏也似失驚般。一會兒身子困倦，肚腹疼痛，一連幾次痛陣緊，生下一個小廝來。倒也生得好！徐文仔細一看，與無垢無二，便要淹死。

彭氏道：「當日你已殺他一命，如今淹死，是殺他二命了。不若留他，做我們兒子，把這一主橫財，仍舊歸了他，也是解冤釋結。」徐文也便住了手。彭氏便把來著實看待他。

只是這小廝真性不移，也只吃胎裡素。母親抱在手裡，見著佛堂中供養原是他的經，他便撲去看。他看見他原帶來竹籠尚在，常撲去看。徐文心知是冤家，也無心去管理他，自把這宗銀子，暗暗出來著個夥計在外做些經商生意。

彭氏因沒子，倒也□□□□(顧念他，更喜得)這小廝一些瘡毒不生，一毫病痛沒有□□□□(不覺已是六)歲，教他上學讀書。他自是聰明，過日成□□□□(誦，取名徐英)。

只是這徐英，生得標緻，性格兒盡是溫雅。但有一個，出門歡喜入門惱。在學中歡歡喜喜，與同伴頑也和和順順的；一到家中便焦燥，對著徐文也不曾叫個爺，對著彭氏，也不曾叫個娘，開口便是「老奴才」、「老畜生」、「老淫婦」、「老養漢」。幾次徐文捉來打，他越打越罵。甚至拿著刀，便道：「殺你這兩個老強盜才好！」

那徐文好不氣惱！間壁一個吳婆道：「徐老爹，虎毒不吃兒，怎麼著實打他？這沒規矩，也是你們嬌養慣了。比如他小時節，不曾過滿月，巴不得他笑；到他說叫得一兩個□(字)出，就教他罵人：『老奴才』、『老畜生』、『老養漢』、『小養漢』；罵得一句，你夫妻兩個快活。抱在手中，常引他去打人，打得一下，便笑道：『兒子會打人了。』做椿奇事。日逐這等慣了，連他不知罵是好話，罵是歹話；連他不知哪人好打，哪個不好打，也是你們嬌養教壞了他。如今怎改得轉？喜得六歲上學，先生訓他，自然曉得規矩。你看他在街上走，搖搖擺擺，好個模樣，與這些學生也有說有道，好不和氣！怎你道他不好？且從容教道他，恕他個小。」

彭氏道：「不知他小時節也好，如今一似著傷般，在家中就劣崛起來。也是我老兩口兒的命。」

吳婆道：「早哩！才得六七歲，哪裡與他一般見識得。」

彭氏也應聲道：「正是，罷了。」

無奈這徐英，一日大一日，在家一日狠一日。拿著把刀道：「我定要砍死你這老畜生、老淫婦！」捉著塊石頭道：「定要打死你這老王八、老娼根！」也曾幾次對先生講他。他越回家嚷罵不改。

鄰舍又有個唐少華，也來對徐英道：「小官，爺和娘養兒女也不是容易得的。莫說十個月懷著這苦，臨產時也性命相搏，三年乳哺，哪一刻不把心對？忙半日不與乳吃，怕餓了小廝；天色冷，怕凍了小廝；一聲哭，不知為著什麼，失驚裡忙來看；揩尿抹屎，哺粥喂飯，何曾空閒？大冷時，夜間一泡尿出尿出，怕不走起來收拾，還推乾就濕，也不得一個好覺兒。你不聽得那街上唱歌兒的道：『奉勸人家子孫聽，不敬爹娘敬何人？三年乳哺娘辛苦，十月懷胎受母恩』。學生，這句句都是真話。學生，你要學好，不可胡行。」

徐英道：「我也知道。不知怎麼見了他，便生惱。」

唐少華又道：「沒有不是父母，你要聽我說。」

這徐英哪裡得個一日好？到得家裡便舊性發了。似此又五六年，也不知被他嘔了多少氣。

這日，學中回來。道飯冷了，便罵彭氏。彭氏惱了起來，正要打他，被他一掀一個翻筋斗，氣得臉色如土，復身趕來，一把要捥他頭髮，被他臂上一拳，打個縮手不及。徐文正在外面，與這些鄰舍說大話，聽得裡面爭嚷，知是他娘兒兩個爭了。正提了一根棍子、趕將進去，恰遇他跑出來時一撞，也是一交。徐英早是跳去門外了。

眾人看見徐英，道：「做什麼，做什麼？」

隨即見徐文夫婦忙趕出來，道：「四鄰八舍，替我拿住這忤逆賊！」

徐英道：「我倒是賊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！」

彭氏道：「我養了他十四歲，不知費了多少辛苦。他無一日不是打，便是罵。常時馱刀弄杖，要殺我。適才把我推一交，要去捥他頭髮時，反將我臂膊上打兩下。老兒走來，又被他丟一交。列位，有這等打爺罵娘的麼？」

徐文道：「我只打死了這畜生罷！譬如不養得。」

徐英道：「你還要打死我？」便就地下一扶兩扶，扶了一塊大石頭，道：「我先開除你這兩個老畜生。」

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（怒氣填胸短髮支，夙冤猶自記年時。）

□（擬）將片石除兇暴，少泄當年係頸悲。

正待打來，虧得一個鄰舍來德搶住了，道：「你這小官兒不好，這須是我們看見的。教道鄉村！個個是你，也不要兒女了。」

唐少華道：「學生，我們再要如何勸你？你不肯改。若打殺爺娘，連我們鄰舍也不好。你走過來，聽我，爹娘面前叩個頭，賠禮，以後再不可如此。」

徐英道：「我去磕這兩個強盜的頭？不是他死；(就是)我死。今日不殺，明日殺。決不饒他！」眾人聽了，都抱不平。

跳出一個鄰舍李龍泉道：「論起不曾出幼，還該恕他個小。但只是做事忤不好得緊！我們不若送他到官，也驚嚇他一番，等他有些怕懼。不要縱他，弄假成真，做人命干連。」便去了叫了總甲。

這時人住馬不往，徐英道：「寧可送官，決不賠這兩個強盜禮！眾人便將他擁住了，來見城上御史。

這御史姓祁：

冠頂神羊意氣新，閑邪當道譽埋輪。

霜飛白簡古遺直，身伏青蒲今諍臣。

輦轂妖狐逃皎日，郊圻驄馬沐陽春。

□□□□□□(何須持斧矜威厲)，已覺聲聞□□□(自軼塵)。

他夜間忽夢一金甲神道：「明日可問他六月六日事。不可令二命受冤也。」

早間坐堂，適值地方解進，道：「地方送忤逆的。」

御史問時：道：「小的地方。有個徐文的子徐英，累累打罵父、母。昨日，又拿石塊要打死他兩個。小的拿住，送到老爺台下。」

御史叫徐文道：「這是你第幾個兒子？」

徐文道：「小的只得這一個。」

御史道：「若果忤逆，我這裡正法，該死的了。你靠誰人養老？」

徐文道：「只求爺爺責治，使他改悔。」御史便叫徐英。

徐英上去，御史一看：

短髮如雲僅覆肩，修眉如畫恰嫣然。

瓠牙櫻口真堪愛，固是當今美少年。

御史心裡便想道：「他恁般一個小廝，怎做出這樣事來？」便叫徐英：「你父親只生得你一個，你正該孝順他。況你年紀正小，該學好。怎忤逆父母，是什緣故？」

徐英道：「連小的也不知緣故。只是見他兩個，便心裡不憤的。」

御史把須捻上一捻，想了一會，就叫彭氏道：「這不是妳兒子，是妳冤家了。他今年十幾歲？」

彭氏道：「十四歲。」

御史道：「妳把那十四年前事細想一想，這一報還一報。」連把棋子敲上幾聲。只見彭氏臉都失色。

御史道：「妳快招上來！」

這些鄰舍聽了，道：「這官好糊塗！怎告忤逆，反要難為爹娘？」

只見那御史道：「昨日我夢中，神人已對我說了。快將那事招來！」彭氏只顧回頭看徐文，徐文已是驚呆了。

御史又道：「六月六日事。」

這遭彭氏驚得只是叩頭，道是：「神明老爺！這事原不關婦人事，都是丈夫主謀。」

御史叫徐文道：「六月六日事，你妻已招你主謀了。快快招，不招看夾棍伺候！」

徐文只得把十四年前事一一招出說：「十四年前六月初四，有個英山清涼寺和尚，叫做無垢，帶銀一百二十兩來南京印經。小人一時見財起意，於初六日晚將他絞死。這是真情。」

御史道：「屍骸如今在哪裡？」

徐文道：「現埋在家中客房床底下。」御史隨著城上兵馬發驗。

又問：「這徐英幾時生的？」

徐文道：「就是本月初九生的。」

御史道：「這就是無垢了。」

就叫徐英：「你忤逆，本該打死。如今我饒你，你待做些什麼？」

徐英道：「小的一向思量出家。」

御史點一點頭道：「這也罷。我將徐文家產盡給與你，與你做衣鉢之資。」

只見徐英叩頭道：「小人只要原謀的一百二十兩。其餘的望老爺給彭氏，償她養育的恩。」

御史又點頭道：「果是個有些來歷的，故此真性不迷。」這些鄰舍聽了，始知徐文謀殺無垢，徐英是無垢轉世，故此還報要殺。若使前世殺他，今世又枉殺他，真不平之事。所以神人托夢，又得這神明的官勸出。

須臾兵馬來報，果然於徐文家取出白骨一副。御史就將徐文問擬「謀財殺命斬罪」參送法司。又於徐文名下追出原謀銀一百二十兩、當日隨身行李。其餘鄰里，因事經久遠免究。

徐英出衙門，彭氏便於房中取出他當日帶來竹籠，並當日僧鞋、僧帽、僧衣、經卷還他。他就在京披剃了，仍舊名無垢。穿了當日衣帽，來謝祁御史伸冤救命大恩。

那御史道：「你能再世不忘本來，也是有靈性的了。此去當努力精進，以成正果。」仍又在南京將這一百二十兩銀子印造大乘諸經；又在南京各禪剎參禮名宿。他本來根器具在，凡有點撥，無不立解。小小年紀也會講經說法。

真性皎月瑩，豈受浮雲掩。

翻然得故吾，光明法界滿。

一時鄉紳富戶都說他是個再來人，都禮敬他，大口(有)施捨。在南京半年，他將各部真經，裝造成帙，盛以木函，拜辭各檀越名宿，復歸英山。

只見到寺山麓，光景宛然舊游。信步行去，只見寺宇雖是當年，卻也不免零落。見一個小沙彌，道：「你寺裡一個無垢和尚，你聽得麼？」道不曉得。

一個老道人道：「有一個無垢師父，是定師太徒孫，遠師太徒弟。十來年前，定師太死，把他七八個銀子，他說要到南京去印經，一去不來。也不知擔這些銀子，還俗在哪邊？也不知流落在哪邊？如今現現關鎖著一所關房，是他舊日的。」

無垢道：「如今遠師太好麼？」

道：「只是吃酒。一壇也醉，兩壇也醉，不去看經、應付，一發不興。」

無垢聽了，便到殿上，禮拜了世尊，把經卷都挑在殿上，打發了這些挑經的。

這各房和尚都來看他，道：「哪裡來這標緻小和尚？」

他就與這乾和尚和南了，道：「哪一位是遠師父？」

一個和尚道：「師祖在房中。」

無垢道：「這等煩同一見。」

眾人道：「酒鬼哪裡來這相識？」無垢竟往前走，路徑都是熟游，直到遠公房中。

此時下午，他正磁壺裡裝一上壺淡酒，一碟(咸)菜兒，拿只茶甌兒，在那邊吃。

無垢向前道：「師父稽首！」

把一個遠公的酒盅，便驚將落來，道：「師父哪裡來？」

無垢道：「徒弟就是無垢。」

遠公道：「出家人莫打誑語。若是我徒弟去時還了俗，可也生得出你這樣個小長老哩！」

無垢道：「師父，我實是你再生徒弟。你把這行李、竹籠認一認！」

遠公擦一擦模糊醉眼，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怎落在你手裡？」

無垢便將十四年前往南京遭徐文謀害；後來托生他家，要殺他報仇；又得神托夢與祁御史，將徐文正法，「把原帶去銀一百二十兩，盡行給我；我仍舊將來造經，以完前願。如今經都帶在外邊。」連忙請遠公在上參拜了。

遠公道：「這等我與你再世師徒了。只是自你去後，我貪了這幾盅酒，不會管家。你這些師弟師姪，都是沒用的，把這一個房頭竟寥落了。哪知你在南京吃這樣苦，死了又活？如今好了，龍天保佑，使你得還家，你來，我好安耽了。只是你的房，我一年一年望你回來，也不曾開。不知裡面怎麼的了？」

無垢來開時，鎖已鑰定，只得敲脫開門，裡邊但見：

佛廚面，蛛絲結定；香幾上，鼠屎堆完。蓮經零落有風飄，琉璃無光唯月照。塵落竹床黑，苔生石凳青。點頭翠竹，如喜故人來；映日碧梧，尚留當日影。

無垢一看，依然當日棲止處。就取香燭，在佛前叩了幾個頭，又在師祖前叩了幾個頭。各房遍去拜謁，敘說前事，人人盡道稀奇。

相見無塵，道：「前日師弟標緻，如今越標緻了。年紀老少不同，可也與無垢師弟面龐相似，一個塑模塑的。」無垢又在寺中打齋供佛，謝佛恩護祐。並供韋馱尊者，謝他托夢。又將南京人上施捨的，都拿來修葺殿宇，裝彩殿中聖像。每日在殿上把造來經誦解悟。